



# 中孚興業化學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CHUNG FU HSIU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  
自製原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  
蘇州行銷佔地百畝分廠設上  
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  
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  
化學藥品等均經國內各大藥  
廠及化學家採用認爲品質優  
良實僑乎舶來品之上且不廢  
乃未敢自誇尚須精益求精以  
冀遠近聞名于萬一而願諸君  
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  
開列於后：

-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 鐘一牌 126 青光硫化元
- 鶴牌紅丹
-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九五一號 電話：四八〇九  
 廠：上海蘇州路 電話：二六九八  
 滬：上海歸化路三三三號 電話：二六九八

醫藥界一致認爲唯一能大補劑

#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發生新血，  
 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  
 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  
 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  
 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腸胃精虛  
 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爲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 英美書籍雜誌

專訂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一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福州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訂 閱：每册六百元  
零售：每册先付八千元，掛  
號或航空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  
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  
，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一卷 第十四期  
五十年十一月廿九日

### 本刊的傳統

性四國民權要非于本刊登刊  
所納各人種不同的意見，本刊將容  
重在各人種不同的意見，本刊將容  
點論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負責  
所同意見者，並不表示即為編者

#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周東郊

## 編者前記

十月中旬，我們收到蘭州讀者周東郊先生投來「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其附函云：

編者先生大鑒：近數年來，國內人士對於新疆局勢，因伊甯事變益加注意。俱以過去消息封鎖，匪局內人亦多不識真象。盛氏去後，新入新土者，又多不能悉心研究，搜求材料，故一般雜誌雖有介紹新疆情形者，輒多錯誤。敵人從政透風十四五年，所得材料，不敢自誇翔實，但與各族相處年久，及深入當時政治核心，尚敢云知他人所未知。去歲以來，草擬各項文稿，當時未能問世。貴刊自創刊以來，本人逐期閱讀，深感無任何政治成見。際茲時日，非博即墨，貴刊越然可喜，而新省事變經過，亦實有介紹國人之必要。故將先於成稿中抽出數段，備括其詞，題為「新疆變亂記略」，內分「阿爾泰山的烽火」、「伊甯事變」、「格城的淪失」、「南疆的動盪」等篇，僅述事實，不加論斷。茲先將「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寄上，如蒙採用，再奉其餘」。東部讀者，對於邊疆情形，極欲瞭解。但是一般報章雜誌，對於此種材料，極難得到。因為路途遙遠，內地人士對於邊疆情形，隔膜已久，一個做編輯的人，有時即使收到一篇有邊疆的投稿，因為自己所知有限，對於來稿所述正確與否，甚至有無背景，不易判斷，以致糾纏決定取捨。當我們讀完了「阿爾泰山的烽火」以後，至少此文確是「僅述事實，不加論斷」。我們當即去函作者，請其將其餘各篇，悉數寄遞，並請繪寄地圖，酌附照片，復請自述簡歷，使我們對於作者可以有一個簡要的介绍。

十月下旬，我們收到作者續寄五篇，地圖七幅，照片數張；現悉刊載本期。作者自述其簡歷如左：

十三年前曾在平、京一帶從事譯述。過去曾流浪於日、韓等處。十二年前來新疆，歷在奇聞、教育、軍政等界服務。身歷南北疆，並從事於邊疆研究。二十五年往蘇聯，外蒙。二十七年春經前政府投獄，與各族人士相處於禁錮室者凡八年。自此獄生還者不過百數十人。前歲冬自由後，曾在軍政等界任職，並担任新疆學院講師。最近來蘭，擬往北平，因多故原因，不克成行。

我們審閱以後，決定出此專輯。我們希望這個專輯對於內地的讀者，能成爲關於瞭解新疆的一份不易多得的材料。南京正在召開國大，政治氣氛，亂雜一團；縱目大局，危機四伏。我們在此時出此專輯，或者能使大家的頭腦稍爲冷靜一下。

編者

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區之易色



# 新疆問題

(新疆變亂記略引言)

新疆被國內人士注意，雖然是最近幾年的事，但它早已是組成中國版圖的基本區域了。我們如果把承德、塔城、伊犁、阿克蘇、喀什、莎車和和闐幾個點用直線連上，再以蘭州、拉薩、西安、哈密作基點，向上述各地作一條放射線，便會了解它對中國國防上的重要與決定性的作用了。無論現代國際博大的政治家怎樣高唱國際主義，各國都難以實現國際合作為口號來自益，但是我們關切事實，尤其是戰後的歷次國際大會，各國還是以自國的利害為基礎，在門角勾心，自己的心也會揮霍起來。以中國土地之廣大，人口之繁多，固無須遊獵士制前他人的必要，當國者也未嘗有這回意圖，可是五十年來我們民族所托的江山，我們國家賴以生存的主權，則必須加以保護；我想這一點國內任何黨派也不會加以反對的。百餘年來我們所受的國際束縛太深了，四五萬同胞，在這東縛西逼水深火熱的生活，難道八年來的民族鮮血流後還期在刑罰上談嗎？

但是不幸得很，拉薩勝利的前夕，這塊結國基礎的西北竟被黑暴佔上，好像十五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在這裏再開一次場。新疆事變集其九一八事變一樣麼？不，這裏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原因，而其歸宿者是將疆省者本身。

伊南事變發生于三十三年十一月，是以「民族解放」為口號而發起來的，但是新疆局勢不甯還在二十九年春便開始了。在那時，並無所謂「民族解放」，只是阿爾泰東部牧民不堪當時新疆政治的迫害而揭竿起事罷了。他們的呼籲不在反對漢人，而只是要求政府釋放被禁禁的牧民，撤出公安局……等等有關政治的事件。三十年再慶變亂，目的也只是在要求政府撤消在阿山的礦業考察團，及再將二十九年的要求重復一遍。在當時，新疆十著人民最怕是舊疆政府腐化，而未曾反對漢人。因為他們親眼看到在新疆的漢人所遭遇到的，比其他各族還慘；並不是漢人在逼迫其他民族，而是舊政治在控制着舊疆。雖然舊疆漢人，因此我們說舊疆事變是基於政治問題，並非基於民族問題，這個論斷不僅可用於今天的新疆事變，就是對自治以來的歷次新疆事變也都以應用。

中國政治一直到今天還未脫離官僚形態，除了少數有天良的人而在為國家作事以外，一般的只是為自己作官。為自己作官，要百姓只是為了享受，為了作威作福。對百姓的生活不去管也不想管。官僚是漢族，但對

任何民族都是「一視同仁」，而未會對誰偏袒其利削尺度。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民族雖然複雜，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都有其特色，但是疆人最重視的；就是被一般人所認為懶惰的哈薩克人，如果同他們久處，也會發覺他們的偉大的忍耐性。新疆地廣人稀，文字頗厚，人民但容易得逞，這使他們且新求着人們別來打擾他們，改變他們，只要讓他們過太平日子，縱然自由空氣較少，他們也「把眼淚嚥向心裏，忍耐過去。民國以來，統治這地方的官僚們，只有揚揚新把權往這一點，十七年來，政簡刑輕，給自己的官位打下了安寧基礎。但是國「簡官任吏的目的不在敷衍事局，最低的要求也得富裕民生，澄清吏治，給人民以自由，給人民以智慧。新疆人民雖然能忍耐，但人民公僕却不應利用這一點來愚弄他們，要弄他們。他們終有不能忍耐的一天，總有覺悟的一日。金樹仁主政後，才力既不若楊，對人民又加了许多壓迫，致致二十二年哈爾事變。人們常說新疆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這並不是說新疆人好「犯上作亂」而正是說明新疆人能容忍，正是說明官僚們繼續在這裏作惡，亂國到連德和，人民忍無可忍，再遇到一些偶然事件或外緣作用，便演成了流血慘劇。我們應該明白，愈是能忍耐的人，其肚皮裏積存的事也愈多，一旦爆發，常常帶出來許多殘忍的事情。因為統治新疆的官僚們多係漢人，而若于經商南北的漢民與官界不法的官吏，平時又未免倚勢欺民，於是每次變亂，暴民們積存的情緒，便洩在整個漢人身上，實際上被殘殺的多數漢人，却和暴民們一樣，也是受官僚們的剝削壓迫的不自由的人。

哈爾事變，波及全疆，加以馬仲英氏西來，全疆的元氣被耗損得過重。世才竟緣得權政權，漸漸地統一了全疆。可是馬氏僅僅從新疆過去歷史上取得一點暫時有利他個人的教訓：即舊疆地處邊陲，地方遼闊，交通不便，外有國際的觀戰，內部常懷伏着政治野心家，不時思變；而却未曾留意到新疆人民所積存的力量，未曾留意到過去欺騙、要弄、腐敗政治的失敗，所以十年來繼續在那裏釀造風因。在慶式個人講，他取得政權並非由于己力，所以登台不久，便把期「政變的發動者」中，李笑天、陶明機殺掉，不久再將東北義勇軍的將領趙炳成、趙占恩等人捕押，秘密處死。盛氏為了種種原因，不能不表示他自己如何「前進」，所以說有人們來研究社會科學，提撥各族人士到政府機關來担任要職，高級反帝觀察等口

但是，他本身却非常固執，尤其怕他所講的動機，教員們。於是他自己寫的陣，自己不能不加意破壞，破壞的方法便是製造謠言。袁氏的集法，應明：一是值得佩服的。第一次案件製造得那樣像。到後來他又邀請中共來新，可是他對中共更怕。最初叫他們灌輸於文化、教育界，以後把他們的大部份都派到南疆去；那裏的人絕對不會接受共產主義，而中共人員都不通當地民族語言，英雄也無用武之地了。三十二年，盛氏因時來便，擺設了另一種勢力，而歸命中央。當時新疆人民對他的這一舉動，敢放無效，以此後將會稍鬆其脖子上的枷鎖。可是盛氏却怕三民主義真地侵入新疆，却怕中央派來的人真地在他的疆場旁駐紮，於是在湘戰危急，豫西失陷的當時，再製一次陰謀案。十年來新疆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真是有史以來的浩劫，不只是監獄、秘密屠殺、財產沒收、家室殘破、家破人亡，每個人的精神都在痛苦，不安，每個人的心都被緊緊地捆綁着。阿山事變之起因此，伊寧事變的主因也在此。

伊寧事變和最初的阿山兩次事變不同的，便在於事變者喊出反對漢人的口號，在事變時屠殺了漢人，並組織了「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回過頭去，在新疆並從所謂民族壓迫，有之，是軍閥獨裁與官僚政權之壓迫整個新疆人民；而漢族在盛世才氏專政時期所受的困難比其其他各族更慘。但是暴動者所以喊出這樣的口號，目的是在取消其民族壓迫到其特殊目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疆人民並未為此口號所動，而起來響應這個號召。不過新疆問題對中國前途關係至大，如果處理得不當，久而久之，人民終會被激動，因為歷史的積累太深，不能等閒視之。

伊寧事變爆發時正在盛氏去職之後。史恩信氏是位忠厚長者，不嗜殺人，同時新疆的地理條件許多不便於其入無疆的國軍，而軍政當局又總是不為己責。一年來在軍事上只是防守，從沒有主動的進攻。到去歲九月北疆伊、塔、阿三區均失，他已危急，南疆多難，乃轉謀政治解決。經過俄治中將軍的悉心努力，新疆總算得到了暫時相對的和平。但是政治爭衡的場面業已展開，人力的爭取成了目前的基本戰鬥。我們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這顆心是放不下的。

新疆到處寒外，國人對之，並甚注意，但是真實情形，不易得知。總有些志在變通的人士，來到這裏，零零碎碎地拾國內人士介紹一些材料，但是了解得，不是件容易事。不在這裏和各族人民久處，不通各族人民語言，不得其真象材料，恐怕只能得其現象，有的甚至被事家所惑，誤解了事實。在目前新疆問題既不是求利，也不是民族；請守衛則在交通，請安定則在人心。

事者在近十三年，深感新疆的安危。倘若整個國家的險峻，深恐人能多注這塊黃土子孫經營許久的土地，特將三年來新疆所發生的事變，加以概括闡述，將來有機會時再詳細分析。所述內容均係事實，未分毫私意。二十年來流亡國內外，從許多身歷其難的事實，感到國不當，人民便無所保障；國不當，國家便無從建設。東北的事例已擺在目前，西北的波動，甚希望國者施予之以適當處理。

（上接第廿三頁）

將是三民主義思想及東土耳其斯坦思想二者鬥爭的場所。但一般老百姓還是關切他們的生活。國家能保障他們，安定他們，愛護他們，則這塊大好河山——中國中部的屏障，仍會光榮無缺的。可是瞻顧內外情勢，自我軍容的頹弱，尤為當前急務。當前首務在新疆固然是堵下了絕大禍因，可是獨片賭博繁絕了，貪污絕跡了，政令統一，政風嚴肅，政工緊張，以新發過去的歷史經驗，得有那樣的成功，不是容易的。但是自從他去職之後，又東漢水，一朝奔放，已難于阻遏。加上彭程謀錢太易，抗戰又告成功，地方情勢不安；想這鄉的人不能不圖圖肥田滿。就是暫時不能穩去的世多欲得些開金，硬貨。大亂之年，消禍自來者有幾。所以到今天，在疆如何執法，如何除三害——貪污、鴉片、賭博，這是張業主席的目前政治中心任務——自有待于最大的努力。

民國以來的新疆，楊增新氏因襲着遠祖的政尚倫易之教條，宗法貴老，集為而治。十七年來，民安其生。政得其「和」。而且內平寇患，安置自衛，不以兵車之力，使領土主權無喪，雖然不能說他是國家良吏，但此起那時國內軍閥混戰的局勢，總可以說他是新疆的好官。金樞仁氏才力既不若楊，且妄事更殺，任其殺戮與冤屈狀，哈斯尼夫，終被廢除。盛世才氏，當絲取得政權，因兵燹，以申為治策之基，加以西化，恐而，控制，無所不用其極。雖然有若干不可沒沒的建設成績，但知道禍國家，中央直接治之之後，治遂變亂，加以人心極向極端，自奉，到現在這氣喘喘的成績可言。但是新的總政綱領如果真能貫徹施行，新疆還是有希望的。孔子說，躬身厚而薄責于人，只要我們真的自己振作起來，還有什麼可怕的？多難興邦，多難于存，要對得起我們祖宗的靈柩呀！

（註）回教同胞于前清時有阿訇在直德呼喊，曰「視現」。

關於伊寧事變，國人均很注意，但一般報導，多失其實，因為盛世才時期的許多說史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筆者親在邊疆十餘年，入死出生，深感到國家復興有賴于每個國民之生命與自由，不能已于言，而有寫作，雖較簡單，自信未以主觀論列。

三十五年十月

# 阿爾泰山的烽火

(新疆變亂記略之一)

近年來的新疆事變起於阿山。阿山是新疆東北部的一个行政區，過去一共有五個縣（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布爾托海），三個政治局（青河、柯克托海、布爾根），區治設在承化。二十二年外蒙變亂後，把布爾根侵去，迄未歸還。三十年省政當局，鑒於匪患日熾，把剩下的兩個政治局，升建為三等縣，並改布爾托海為福海，柯克托海為富蘊，且增設烏河政治局於其東南部；以接制從奇台往青、柯的通路。這一區的面積很遼闊，不小於遼對它的興安省；礦產蘊藏之豐，且有過之。但是人口只有六三、〇四〇人，其中哈薩克族佔五三、三五二人。他們雖係遊牧部落，但也有幾種水田的，阿區的一般勞力也多賴他們供給。這羣牧民，天質聰慧，體力堅強，尤長於口辯，歌謠。因為從來沒有受過良好的教養，舉多就利目前。另一方面，由於天給過豐，容易覺得飽，所以不願在生計中起波瀾，更不願在政治上有變易。他們的文化水準，並不比內地老百姓低，平均二十人中總有一個會讀書報的；鄰近的哈薩克斯坦更給他們許多刺激。那些與文字宣傳迥異的實像，使令他們深切意識到政治對生活的影響力量。尤其是先後進來的俄國哈薩克，幕前之餘，居常真有談虎色變之慨。我們應該知道，牧民所過的生活是簡陋與自由的。除了冬季，在河灘上的木房子裏度過一個時期的定居生活，餘下的時期，都帶着各部各的固定路線，來往於崇山之間。夏季在萬山中棲的平川上，短草如茵，松雲交映，應酬無窮，真不羨羨農人，他們能忍耐，能安分，只要生活上不受過重的迫害，絕不會有什麼反抗。

自從二十三年盛世統一新疆後，爲了他當時政權上的便益，不能不有甚新的設法。它固然給牧民帶來許多好處，如創設學校，出刊哈文報紙，改良牧畜，協助農畜生產，尤其是一洗政府機關的貪污現象，這些都是阿山有史以來所沒有的。自從二十四年以來，全區公私立學校到變前已開創了六十餘所，哈文報紙（週報）漸增到四千餘份，新式農機的使用，與牲畜

交配種的建立，也日見普遍。可是盛氏的另一統治機關公安局與縣公安局的狂暴作風及其機密性之因工作人員的自炫與誇耀而喪失的關係，牧民們不能不預感到前途的危險。而當時的阿山區行政長沙黑福汁（哈族，艾林三約同父異母弟），思想左傾，且常宣稱他是共產黨員，將以該部勢力等等，這都使牧民們，尤其是頭目人們，惴惴不安。二十四年春，政府任命來自外蒙的阿拜（哈族）作哈密區的補行政長，駐節福西，專作疏通哈民達甘的工作。當時在阿山便有許多流言，說新疆行將赤化。哈族人的心理是所願在舊專制政治下討生活，而不願在新專制政治下被變易。他們雖然好勇鬥狠，可是基本性格是懦弱與畏縮的。只有戰戰兢兢地希冀着不幸總是流言，或偷偷地逃往甘肅。到了二十七年，政府果然在阿山逮捕了人。首先逮捕的是兩個漢族（機關首長），五個哈族幹部份子，與一團白俄。隨着一般牧民的信仰中心滿凱（哈族員子布哈特之叔，當時任行署副局長，思想保守，深懼赤化）也接帶鎖鍊被飛運進化。擄去的人，財產被沒收。當地富商艾山的房產被沒收爲公安局，若干牧民的牧畜被沒收。當與外商。政府固然宣佈這些人是日寇走狗，托匪，漢奸，可是牧民們對這種宣傳並不信任。到了二十八年，阿山兩公安局爲了毛列夫案（註一）把無辜牧民與頭目擄押了四五十名，因而利死及因過刑而自殺於獄中的幾乎達五六人。風，縣公安局的工作人，多係絲毫沒有國家觀念且毫無常識的暴徒。他們以這個案子爲中心，牽連到阿區所有的哈族頭目人及護校公務員。同年十二月又在柯克托海逮捕全區宗教領袖阿合特阿吉。這個年逾七十的老人，是著名的詩人，宗教家，並遊遍土爾其與近東各地，哈族人把他當作自己的明星。在坐入獄之同時，他家的名貴古蘭經數百冊也全被沒收，當家焚燬。柯克托海的哈民到此時已直感到滅亡迫在眉睫了。當時政府恰在省召開察哈爾代表大會，阿山代表，有着因恐懼而過激其行，如青河的代代表巴達拜副總督，巴達哈達達穆副總督等都被擄往承化，於死獄中

• 他製造的毒文整天被辦公室哈爾濱警察搜查。其後，暴動的機鈕被統治者自己投開，二十九年二月柯克托海的一部牧民以阿依木汗吉，阿合特克，和加洪薩夏為首，把該設治局局長與政務委員（當時政府在各處設牧民部）被殺於其牧民家中。槍了數十枚槍，並集中了牧民的槍約六十餘枝，乘乘三國百人，進攻公安局與柯市。當時全鎮向柯市安，阿區只駐有一個連卡隊，人數不過百餘，官兵均係哈族。政府聞警，立調省軍往勦，但是柯克托海北部均係高山，松林密茂，甚便牧民遊擊，幸而他縣牧民經過多年新政的控制與當時公安機構的深入與鎮壓，沒有響應而起。直到該年秋，政府纔以初步的軍事勝利為基礎，用政治的方策把暴動解決。暴民們所提出的條件，主要的是，取消公安局，東山地區（即青，柯二局所轄地）由哈民自選縣長自治，釋放政府以往逮捕的哈族頭目人，赦免因暴動而流離的民衆。政府答應了他們的部份要求，把哈族員子布哈特由通化監獄釋出，任爲阿山軍行政長，派往柯青二地，糖，茶，布，麵若干卡車，並收稅民，並於柯，青二設治局中增設副局長一名，由哈族擔任，至於



此次暴動的項目均被政府接往追花，以後那天了踪跡。

第一 次暴動後，公安局的作風依舊頑固，仍工糾紛，更得更深，可憐的是

更不秘密。在當時，盛前警辦有著不得已的苦衷。他不用哈民自發的暴動，而怕在運集恐入其他作用。可是他除了用特工，不想從別的方面下手。到了三十年春，他所任聘的蘭索考察團大批進入東山，則高該地亦化。這倒不是比過去任何事件都深刻。東山是鎮，金等處的黨藏軍，同時也是盛民統治較嚴厲的區域。人民在驚恐之餘，又走向了武裝反抗的道路。該年六月初，以海力里吉及其子赫海提（柯局副局長，通國文國語）為首，組織暴動。應附者達一千餘名。分慶青，柯與布倫托海，並宣佈充爾春刺政性的宣言品（哈族是最善於煽動並善於煽動的民族），聲勢比較前一次浩大。政府除了派副秘書長等往承化，轉達柯克托海與暴民代表商談，解釋開闢的利害外，並組織鎮（西）阿（山）軍區指揮部，派有芬爲總指揮，統轄十六團，二十團，騎隊團，遊擊隊及砲兵，甲車，摩托各一部，由奇台經哈拉春柯進勦，北聯精銳，完全用在這一役。爲了指揮上的關係，如姚雄（當時任伊犁軍行政長），柳正秋（旅長）……許多出名的軍官也都被輪流調去，盛氏本人每天在無線電上指揮一切。盛氏所以被激發，是由於他深切知道新官專局，雖然是一星星火原，如不立予撲滅，定會燎及全疆的。這個戰役，經過約有五個月，喪失了許多官兵，誠實若素型的團長也該多民毀斃，一直到十月底，因爲山多去雲，暴民等迫於飢寒（山內雪大，牧畜到此時均自動奔出）與走頭無路，不得不變強待命。政府借這個機會派布哈特行政長，當地各機關首長（多數係漢人）以及暴民領袖一網打盡，用刑機押解赴齊，投於監獄。第二次阿山暴亂便這樣閉了幕。

可是有幾個暴民頭目，突然投降後首領不保，率着少數人持械進取於外蒙邊境布爾根河上游一帶潛伏。到了三十一年漸漸起了質變，其組織已開不便詳述。三十二年他們以英新滿首領，組成了阿山哈爾濱放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各部，並設有總司令部，把暴民編成十個大隊，配有大批步槍，機關，大舉進犯青河。政府因爲前二次民變的教訓，在富鎮（此時柯克托海已易此名，升爲縣），承德等地駐有二個團以上的兵力，可是暴民們的力量已非往昔可擬，青河幾乎不保。三十三年，再來攻襲，且有飛機助戰，青河首先淪陷（該年夏），富鎮，福海二縣亦守不保。到了秋季，四山（承，布，哈，吉四縣地）各地也都有匪警。十一月吉木乃縣縣



馬占枋率所屬牧民與部份來路不明之武裝壯丁進圍該縣，當時警署。幸警局長守禦有方及承化援軍趕到，獲得暫維此孤市（沒有城）的安全，但是全區已益動蕩了。

當盛氏去職的時候，不但阿山形勢嚴重，全縣人心也因為變亂的擴大而不安，阿山的暴民常常渡水過河，奇台、孚道、阜寧、乾德等地，遠化阿山間的交通也常常被切斷。等到吳忠信主席到任，對阿山的安危非常注意，首先派去了梁有政治經政的高伯王任該區的專員，同時且以李夢白接任該區的警務局長，想在立憲與編訓中收到一些效果。本來盛氏雖然是全體人民所渴望的，對新來的局面都歡欣地期望着會給大家帶來一些自由和幸福。可是伊犁專使打碎了一切。整商與商團也派一兩師的久東洪水所沖沒。但是我們在阿山邊看到困苦中羣民族掙扎的精神。高專員到承化後，首先從政治上下工夫，收降了暴民的一部，即以首領馮那提為隊長，組成了哈族自衛隊，此外並組織了野化（註二）蒙古等族自衛隊與金夫隊，尤其是歸化自衛隊，在每次守衛戰鬥中均盡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以少勝多，堅忍不搖。假設沒有這一批人，承化也許在三十三年春天便淪陷了。

三十四年一月，暴民佔據了富蘊、烏河。二月下旬侵入了吉木乃。駐軍集全力於承化，布爾津，已沒有出擊的力量與勇氣，只能和警察、保衛隊配合死守幾個據點了。當時守衛阿山的最大困難為食糧缺乏。本來阿山有儲的食糧很多，但是暴民陸續把各地農村破壞，並專門設法或搶劫運糧，車駝，三十四年春耕種有武裝保衛糧食，少數已種的農田在麥熟時，又被暴民劫割或踐踏。所以到了三十四年夏秋之間，白麵每百斤已漲到新幣二萬元（合法幣拾萬元），穀子和每兩黃金相侖。其次是交通。由連化到阿山，汽車行一路接來，沙灣，和豐入阿境，一路經來，烏蘇，額敏，再折東經布克入阿境，一路經奇台，許丹，烏河，上抵奇台。這三條路，後者至三十四年已經不通。前二者，沿途時有阻劫。即或無事，亦得十天半月纔能到承化。因此省城與承化的聯絡只有郵報無線電報。士兵的服裝，薪餉一年多沒發，衣服爛爛，就是官吏們也都在極苦的境地裏掙扎。從三十四年五月起，暴民們自東方來攻承化，動以數千，配有輕重機槍，小鋼砲與迫擊砲。軍警民在艱苦奮戰，每次都在危險中轉安。

從八月十九日解第三次圍攻時，守土的軍警人員，其犧牲數量，雖較暴民成一與五之比，可是全省局面的日非，及與省城聯絡的斷絕（三十四年一年中只於七月間，省中過去一批卡車，運去一些彈藥給養，同日原軍備些民家及公務人員眷屬，歸抵額敏，即週暴民攻額，全部人車與額城同陷），士氣大衰。到了八月下旬佔領塔城的暴民蜂擁而東，九月二日陷有滯津。東出暴民亦聞風西來，承化的軍政當局見得絕人絕境，尤其是食糧缺乏，乃決計撤退。他們原擬前往奇台，但是要途戈壁，大批軍民（約三千餘）飲食無從取給，乃於九月八日北離烏蘇前往外家，民衆除了壯年人外，老弱婦女均被遺棄在承市。他們一共走了五天，剛剛到綠邊境，便為暴民追及，前後夾攻，陷於山溝裏的逃亡大隊，抵抗二日之後，除了區警局長李夢白，××團副團長率五十餘人突圍逃出，總總將軍戈傑，沿途以馬肉馬糞維持生命，只有八九人逃至奇台外，其餘的自師長苑慶安以下，均被殺，像羊似地被暴民驅往承化，押在幾個大院裏，每天只給他們少量食品。在承化有眷屬的人，每天尚可收到妻女們送來的一點白薯，燕窩（街頭只準漢人婦女行走，男人們掃數被殺），其餘的只有乾着飢渴。到九月下旬，被俘的人集中於專員公署的廣場，暴民首領對他們講，阿山食糧缺乏，不能久留，馬上就送他們回城去，有願意回城化或口內的，到後來邊境可以自由回去。女人孩子們都被留下了，三千多軍民由一百多套副武裝的哈族押着，使步和要前往綠邊，在路上沒有吃的，走不動的，都一個一個被刀砍槍殺了。數量大的，夜間宿着開，不能嚼草根與鞋底子皮掛孔洞吉或呼嚕，但是也沒有幾個人通過這慘絕人寰。其餘的都被押在額敏，每天給的食品尚不足三百格爾，沒有茶，水也是澆灌的。青年人時常被提出去修築山嶺或紅池池通伊犁的汽車路。作工的難能可貴計度，但是不堪折磨，每次出去的百十餘人，回來的不過八九十人。至於在押的，多藉用草子條捆綁或用柳條編成把子（註三）實極殘虐。高級官吏和軍官則在三十四年多被殺送往伊南，押入當城監獄，多經審訊。至於在守衛阿山戰爭中出力的金夫家與歸化隊的首領，在被繳械之後便殺了。

劫後的阿山，動產被搶掠一空，農田多半荒蕪，哈族人因受亂影響，牲畜不克妥善放牧，多草又無糧存着，牛、羊、馬匹大批倒斃，人民乃陷

入極嚴重的亂匪害，所以從三十四年冬及三十五年春秋間，繼續逃來奇台、阜康等地者亦時有所聞。

阿山匪黨一次最動的首領是吳斯漢(一般牧民，二次於動後潛避邊境)，五十餘歲，沒有受過教育。達列里汗台吉(原牧區在外蒙，十餘歲時由死刑場上逃來阿山，所屬牧民繼續來歸，經楊一增新一州政府安插於坎化)四十餘歲，身體高大，孔武有力，我們二十四年在阿山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時曾送給他個綽號「大力漢」，思想素來保守，尤其反對外蒙，三十年在坎化失蹤，三十三年忽出現於青河，三十四年率牧民三次圍攻承化，和平後，吳斯漢任阿山專員，達列里汗任省委兼衛生處長，但迄未來省就職。本年八月，阿山專員高伯玉，師長孫凌雲，經伊犁方面返回，被押於額敏的公務人員士兵與難民也先後大批遣歸。可是達列里汗在阿山的關係則無

# 伊甯事變

## (新疆變亂記略之二)

伊犁區是全疆最富的一區。它既是北疆的米倉，同時又是政府稅源，南疆約等十繳江一臂，一共有十一個縣(伊甯、綏定、塔城、鞏留、察哈、精河、博樂、溫泉、昭蘇、特克斯、霍西)，一個設治局(新源)，其餘設于伊甯。人口四七一、六八六名，哈族佔二一〇、六七二名，維族佔一六五、四一六名。物產豐富，礦產鎳、金、煤、鐵。南部與北部多係高山，中夾草原，便于牧畜。中部因開發的年代較久，農田甚多(全區耕地共一、五〇八、六七〇市畝)，根據民國三十年的統計，公年共產麥、稻以及雜糧二七六、九〇一市石，佔全疆產糧總數百分之五。〇三、手工業亦甚可觀，全區所有牲畜數量佔全疆之冠(計馬、牛、羊、駝、騾共三、二〇四、五〇〇頭)。前地接蘇聯，水、交通便利，文化程度也較高于其他各區，人民中頗有些留學過歐洲與近東的人士，至于近二十年從蘇方逃來的人，許多對政治都有相當的認識，且有些政治野心家。二十二年新省變亂，這一區受害較小，元氣猶多損失。盛世主新之後，在該區設立警使署，由其舊吏邱宗濬任屯警使，統治文武，後復設保安分局(廿五年易名區公安局)，廣佈特工，亦即盛世深切了解該區情勢複雜，不能不苦極

消息，當地經濟，殘破之甚，如何恢復，與能否恢復尚是一個問題。筆者

在阿山曾居留二年，那裏美與俄軍的景物尚時時在念。阿山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我們不能不對當時的政治阻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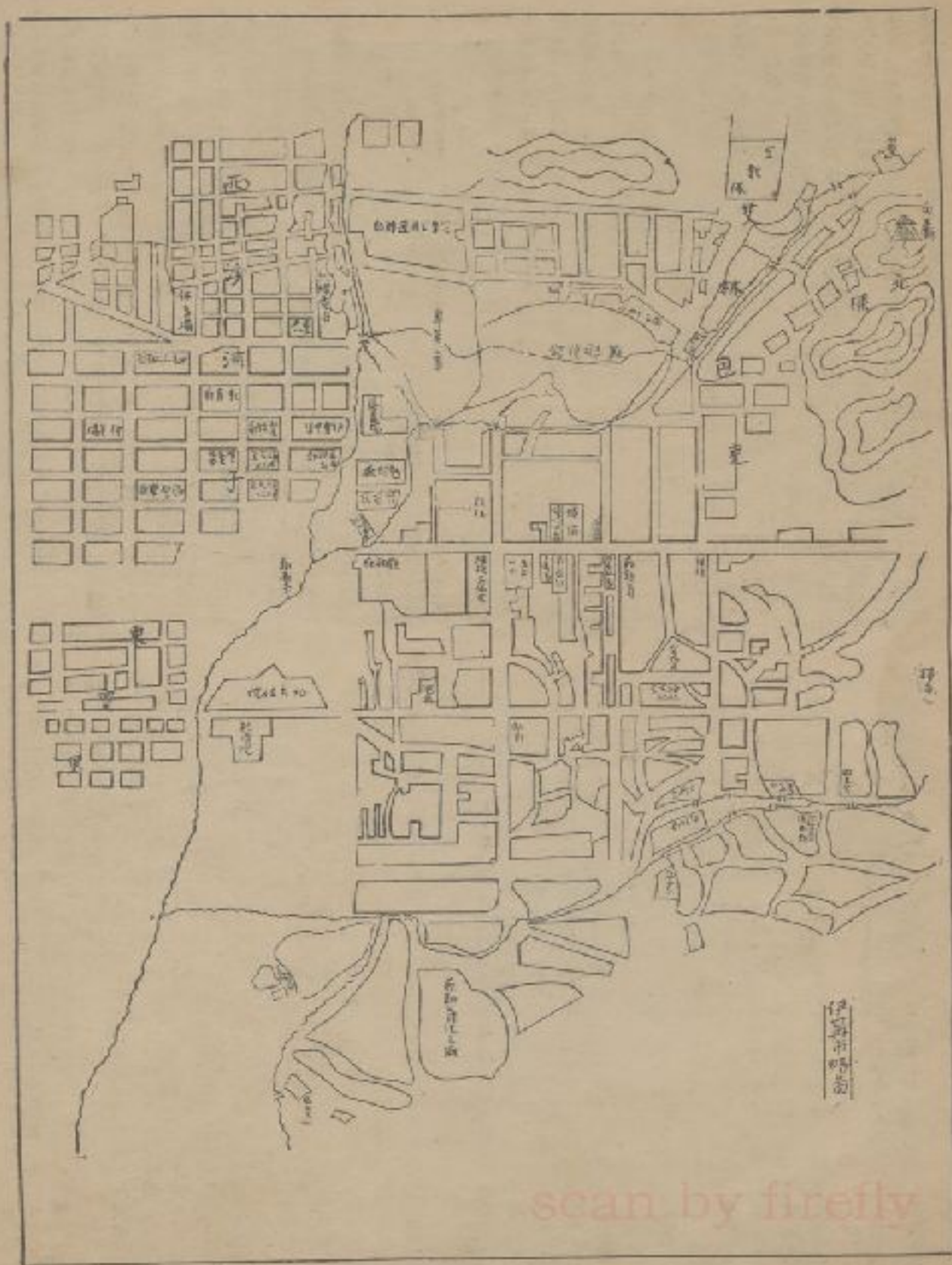
(註一)二十八年哈薩克斯坦境內士兵毛理夫潛逃，入我國境，經對方請求我省政府協助捕，阿山區公安局借機大肆展府，局長亦有獎(後以奸案爲盛氏處死，實罪有應得)，副局長任錫如，每日以各種新式刑具，折磨無辜漢，哈人民，造成偽幣。迄二十九年毛理夫在阿克蘇被捕，據供並未到阿山，真象始白，然阿山牧民因此被刑死者九人，難知者四十餘人，均未昭雪。

## (新疆變亂記略之二)

願計，以求其安定。在盛世統治的期間，它確實有許多顯著的進步，發刊



報，如哈帝文報、紙(國、報又是日刊，哈文是牛週刊)，創設學校，開辦衛生、獎勵人民投資實業。所以到了二十七



伊豆市略図

為地方的進步，建置了若干新縣（如察哈、溫泉、昭蘇、特克斯、甯西、新源等都是盛氏時期建置的）。可是自從二十六年冬初，盛約德佈政策之實施，許多當地的富豪，軍政首長與各族知識份子先後被捕的不下三千餘人。盛氏所以這樣作，有其個人政權上的作用，此種暫不敘述。可是人民于驚怖之餘，在內心上引起來對「六大政策」政府的憎惡，並企冀着它的毀滅。不過盛氏的統治技巧特別「高明」，人民們的情緒只有蘊藏在心裏，甚至於不敢對自己的妻子講。二十九年盛氏把先後被押於省城的「人犯」營房多一半發配到伊犁去，編留在惠遠城內。這些眷屬們所遭際的困苦與難堪，給伊犁人民的刺激更大。而伊犁的最高行政官吏，除了阿茶清於二十七年被調任民政廳長外，如行政長陳德立、姚廉、李廷庸、專員徐伯達、喬根，無一倖免於拘押，暴力政治乃繼續醞造了不安與變亂的因索。到了三十三年由於阿山變亂的擴大，政府軍在阿東部的失利，伊犁區也隨着流行起暴動將發的謠言，並有些特殊份子真個活潑起來。在該年的夏季，當地的若干商民眷屬，竟乘機飛迪，準備逃難。區警察局長盡力防範，並破壞了幾間陰謀組織，可是暴力政治，當其被說既生之後，控制上一定會日感棘手，何況伊犁又地處極邊，情況更為複雜，有許多關節，政府是無能為力的。省警務廳廳長李英奇在該年夏且曾飛伊，逮捕了



伊寧溫泉之哈族毡房

一些官吏與人民，不過徒刺激人心，於防圍上無何效果。

盛氏在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去職，這件事本來應該在人民中激起一些好的反應，且亦真正激起來一些。可是發動變亂的人在當時已別具心腸，反而利用這個新舊交替的好機會。公民法庭合（塔塔爾族，係逃民，三十三年上半年且任察哈土憲辦事處副主任，後失職）即在該日由察哈果斯賓入察哈西部的烏拉斯台，掀起來暴動的烽火，到了該日下旬已聚集一千餘人，他以槍斃牧民作手段，逼迫牧民附從，並以反對蘇俄運動（當時政府正舉辦人民隊馬）與牧稅等口號來煽惑人心，收到了奪取察哈果斯的實效，當時伊犁的駐軍只有騎一師的一團（師長程映春被押於迪化），預七師一營，及保安團一團，而兵額不足，除了伊備，其他各團，均和警察維持治安。同時伊犁的專員潘振也在迪化獄裏，嚴警察局長高爵代行政務。軍政當局，眼看警備四伏，焦灼不安，除了派派警察局局長率領一隊警士，駐軍派一連兵馳往察哈，並在焉耆一帶備防外，對於控制伊市，感到手忙脚亂。十月八日，暴民們衝入察哈縣內，軍警專中於縣警察局，抵禦了四小時，因為武器的不佳與彈藥耗盡，自縣長以下全部犧牲，漢民逃出來的也不過三五名。政府聞變，立即派警務處科長劉秉德前往，民政廳亦隨後也派往宣慰，一般人心固然期待着國家對他們新的認識對待，可是察哈烽火，已燃點了野火。在十月一個月裏，伊市時常發現自稱精良的民黨傳品與手書的標語，內容均係反對祖國及漢民，把過去十年盛氏的「政績」都提到漢人的身上，並要調撥改組後的政府之不可信，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同時各縣也紛紛告急，因為地方警力單薄，深恐一有有事，無法支持。伊市駐軍，大部份出發馬扎解決察哈事變，自然再無法分赴各縣，而前防官兵新舊勇雜，却得不到勝利的戰果，民心被恐怖包圍着，謠言乃更擴大了事態的真相。若干縣份的漢族公務員與商民眷屬紛紛來伊避難。這一來察哈大有朝不保夕之懼。到了十一月五日，已歸便候定四週有阻。七日晨，伊市西沙河子一帶，槍聲劃破曉霧，城上燃着豆花，從不安的睡夢中驚醒的市民神魂四竄，全伊市城墜陷於殺聲與呼喊聲裏，斬斷愛亂的火口從此真正裂開了。

寫到這裏，必須把伊市市的形勢略述一下。伊市是北疆的有善之區，在盛氏時期，尤多發展，建築與街道，都帶些歐化，不遜於內地二三等部

市，人口約有十萬餘。它的東北部，繞阿克林巴克，空教隊，鬼王廟和常機關都在那裏，地勢頗高，西北部是舊市區，統稱西沙河子，西警察局、教育局、文化機關等散佈着，街道非常整齊，專員公署在西北，鄰近蘇聯領事館，南部為舊街，人烟極稠，直達伊爾河岸。暴民們在西沙河子發動時不過百餘人，多數是由業哈買來的，但是市民們的亂竄，與潛伏在市內的暴民們之響應，秩序乃因之大亂，軍警們很難找到敵人的目標，而喊殺的聲音，一浪百浪，更鎮驚人心。不久自專員公署通西沙河子的大橋被暴民們用機槍封鎖住，他們所用的武器多係舊槍及捷克式步槍，火力很強。電報局曾被圍攻，西警局十三日失陷。避難的兵衆與官警多數喪命。局長高燒逃往東郊。十日專員公署被攻破，代理專員劉東德（回俄，在盛氏時期曾任視察處處長，害人多）在事變的當日就被暴民擊斃了。駐軍由曹參謀長率領衝出重圍，移指揮部於空教隊，以後又率兵搜捕。因為地形關係，無法進屋。十四日，當地的各機關已先後均被暴民佔領，防守市區的第三營也撤至機場，伊市只有吳玉燭、空教隊、飛機場三個據點在軍警的手裏。七、八兩日機場的飛機曾起飛，偵察彈壓，但是恐怕投彈傷及市民，未曾轟炸。

伊爾的秩序會亂了五六天，許多市民都被殺了，尤其是華僑和東北人。華僑暴民們認為最反動及最有錢的，東北人則因為和盛督辦同鄉，他們實際上受盛氏的拒絕最甚，到那時却室柱地犧牲了許多。公私財產幾乎被掠劫一空。一直到十六七日纔漸漸平靜，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也於以出現。主席是艾力汗吐熱，六十多歲的烏茲別克族，俄國革命後逃來新疆的，是個宗教家。當盛氏時期，曾被押過幾年，三十二年出獄，在伊爾經商傳授經文。副主席是阿西木吉吉，七十多歲的塔爾其族（維族之一支派），想向政府，思想也極趨保守。以下設內政、教育、財政等部及參謀部、教育管理、調查委員會等，利用當地報社，出刊了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報（維文版與俄文版），作煽動與宣傳的工作。因為發覺這個事變的所謂「前進份子」，思想與手腕雖比較「高」一些，可是在當地不孚眾望，所以除了內政部（特務機關）及參謀部由彼等擔任主腦外，其餘的都選用了當地的紳商出頭，軍事則多由一般憤激為首，現在號稱伊爾英蘇的艾尼，是大盜出身的哈族，三十年前從迪化獄裏逃出的胆力堅強的壯漢

伊爾大禮拜堂（維族的）事變後暴民會在此處集會



，伊爾各縣差不多都是集軍佔領暴民攻陷的。這些人既無從政經驗，自私心又過重，所以偽政府的工作簡直是稀糟一團。不過伊爾暴動是預想某些人計劃的，而不是臨時由幾個人主動幹起來的，尤其是暴民們的軍事行動，他們首先發動於西部山地的塔哈，引誘我軍，使伊市空虛，同時於伊爾暴動後，即以歸化人組成騎兵，馳往新二台，攻陷該地，九月佔據了葉千溝（離伊爾的門戶，極險要，兩山夾路，一夾可擋萬軍），另方面由葉哈出據了登路市口（亦係通伊爾路）。在內部則分攻伊爾附近的各縣，十一月下旬攻陷了綏定，全城漢民，只剩下五家眷屬，南面，新城二縣也在該日作了城下盟。十二月三十一日，惠遠隨落，保安團團長陳自良，軍警局局長高爵自殺，官兵民也多半被殺。伊爾南部的各縣鞏留，新源，特克斯的縣長，警警局長等率同民衆於十一月十七日避往塔哈，沿途由雪封路，並被暴民追趕，生擒塔哈的只有縣長警警局長等三十餘人，眷屬也都失散了。昭蘇的官民於十一月十八日經塔哈被

往阿克蘇，被暴民迫及，逃到阿克蘇的只有十幾名警士。北部各縣，潰東在三十四年一月間被攻陷，官民一個也沒有逃出來，差不多都死在木柵下。博樂官兵民衆等於二月十八日逃往精河。到此時止，全區只有山外的一條精河城，成了與暴民陣地戰的一個主要據點，一直支持到九月七日，因為後防崩潰已失，而暴民自九月五日又以飛機助戰，砲火猛烈，守軍不得已後退，多半壯烈犧牲。

至於據守空教隊的軍警在杜副師長德學的指揮下，抗戰長達一百天，那裏趕趕的民衆連同軍警約有四千餘人，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給養和軍火的缺乏，馬都被他們吃光了，天氣又那樣冷，可是士氣非常好，在暴民們的猛烈砲火下，不但未屈服，反時時將砲攻的暴民殲滅，奪取彈藥，武器與食糧，這種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也感動了若干維族同胞，偷着送食糧給他們。可是時間太久了，外圍因為山口都被暴民用樹枝草木上澆以臭水阻住，三十三年冬又是十餘年來新疆未曾有過的冷季，糧軍營次糧食都未曾備過。只有謝義銜將軍曾冒險攻入登斯斯口，幾達伊市近郊，又為暴民的生力軍截擊，忍痛退回。所以到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空教隊守軍不能不冒險突圍，可是山雲漫漫，走了幾天，尚未走離伊市百里，在暴民們夾攻下，杜副師長，請指揮部中上級軍官多數殉職，其餘的士兵，民衆，有的犧牲於暴民的炮火，有的凍死於道路，餘下的一千餘人都被俘回伊市，沿途走不動的，都在暴民的槍刀下作了國土上的孤魂。一入伊市，許多難給同胞擁來，快其慰恤，又被槍殺了若干。所以當時空教隊內的四千多軍民，存留下一息生命的只不過八百餘人，而又泰半被拘押起來，給

爲政府作苦工。

伊區的漢民未死的，富戶的財產統被沒收，空教人員泰半被押，到了三十四年爲政府成立了漢人辦事處，辦理贖金，捐納等事宜。對於民利無若何好處。糧價門流落街頭，餓殍之食，或自營小本生意，販賣菜蔬糊口，也有的到維族同胞們開辦的手工廠內作工役，工資隨人給與，不敢要更不敢爭，中央派往伊區開辦鑄錢的韓春堂先生的警備，便是這些女工中的一員。世界上不免有戰爭，但是像這些民衆間的仇殺，使常人聞之酸鼻，賢者聞之太息，誰撒下的種子，誰應當嘗這個果實？可是伊犁的漢民所種的是過去軍閥割據下的被蹂躪者，許多眷屬的父兄都已殉骨進窆，他們却又來嘗這個苦果。人類歷史演過多少錯誤，這裏暫且不講吧。

和平談判成功後，難民們陸續從伊犁回來，他們計算幸題，看到了祖國的青天上飄着的國旗，可是不安還沒離開他們的心，「國家，國家，我們要一個富強，統一的國家」這是他們內心的呼聲。

至於伊方情形，爲主席艾力汗吐熱在今年七月失了蹤，地方由阿西木台吉維持着，他們的教育部長賽爾斯（過去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語）是現省教育廳長，他們的前內政部長阿巴爾夫（亦係前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文國語，尚有人道主義思想，曾於任內救了不少漢民的生命）是現省農委副秘書長。

伊犁在滿清末年曾經能一次厄運，幾乎不保，清政府最後用九百萬金庫布從帝俄手中贖回，這塊土地在國防上的價值已可概見，它未來的運命，期待國人替他保障吧！

# 塔城的淪失

## （新疆變亂記略之三）

塔城區在新疆的西北角，就全疆講，它既不甚富庶，但因為久係通俄的孔道，商業，文化在北疆可佔第三位，面積約及我國東北角的合江省之半，以前只有塔城、額敏、沙灣、烏蘇四縣，和什托普蓋一設治局，三十年政府于其西歸塔密民一縣，改和什托普蓋爲和豐，升建爲縣，置治設

于塔城。人口一七〇、四二二名，哈族佔一〇三、一八〇名，維族佔一〇、五一五名。農田較少，林木亦稀，惟阿爾泰山脈，名聞東亞的喇山子石油礦便在該區，牧業也很發達。塔城市區，緊靠蘇聯，當地的商業值次于伊犁，而街衢與屋宇的建設也多少帶些歐化。二十二年變亂，塔城，額



五年夏，陸續自塔城換卡接運外貨（二十四年夏盛氏自蘇方貨五百萬金盧布，折貨運者，所有物資，均從塔城邊卡巴克運入），對該地的經濟頗疑地給與了異常的刺激，同時迪塔間的公路也次第被修築了。至于文化方面，學校的建立有如雨後春筍，報紙、雜誌也在出刊（政府于二十五年在塔城創刊報紙，計有雜文、國文日刊版，蒙文週刊版），規模宏壯的各族俱樂部，層層廣闊的昇平。可是它同是盛氏統治下的地方，自然免不了籠罩于恐怖的气氛裏，擔任保安局長、公安局長、警察局長都是惡魔的手，槍斃着人民及其他官吏的心，除了二十五年沙灣縣長楊波清敢于爲了保障人民權利把該縣的公安局長拘押起來外，（這是過去新疆十年中一件驚人的事，楊縣長因此被訊入獄，後幸遭還補）其餘的人只有忍辱下心，苟延歲月。匪行政長趙劍濤，趙劍亭，專員安文忠無一倖免于獄難。就是盛氏御用的公安局長，在作用已盡之後，也都被收入鐵窗，有的甚至喪了性命。至于當地的富商、地主、佛教首領，知識份子，下至殺夫走卒，也和其地區的一樣，陸陸續續地失了蹤跡。可是塔城人民是能忍耐的，沒想也

做、烏蘇、和豐縣乎都被匪人蹂躪過，尤氣頗多損失。盛氏主新後，休養生息，漸次恢復。二十四年冬

沒敢有所異動。二十九年政府召開的蒙、哈、河代表大會，塔城的牧民代表，明知道沒有生還之理，但不能不于暗地裏哭別妻女之後，拭淚就道。這種願良的人民，在中國其他各地方恐怕誰也不會找到。可憐能忍受壓迫的人，當有機會反抗的時候，其殘忍性必定更兇，更毒。因此，這一次塔城民變，漢民與官吏所遭受的迫害，乃令人慘不忍聞。

塔城區在伊甯暴動前，便已有了陰謀組織。他們以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名義，放發各種反政府、反漢人的傳單，而煽動北部的烏什水，時時發生匪警。當時該區駐軍，只有二個團，又×團李團長素來在民間頗有些好的聲譽，所以軍態未曾擴大。迨伊捷發生後，三十四年三月伊方即逐漸由博樂的東北方向塔城活動。伊方的戰時素來不採取正面突敵，總是迂迴大後方，在新疆地理條件上講，這種戰略對塔城是有利的。他們想切斷迪塔的交通，轉過來再切斷油精（河）的交通，則精河不戰自克。而且這河寬授，不但疲勞政府的軍隊，且可以動搖人心。在新疆，諺言有時比武力還有效。

沿著迪塔公路，自烏蘇車牌子上，兩側的山地均係哈族的牧場，從三十四年三月起，伊方暴民首先來槍劫路兩的牧民。牧民被擄，請求當地軍政當局救援。可是暴民們來去飄忽，而那樣長寬的面積與多數的險阻，大有側此失彼之勢。牧民們既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乃經



火下之烏蘇

地與暴民合流。六月間，政府也看到了該區的危險，曾派宣揚委員會的趙劍峯與長前廷宜慰。趙氏過去在塔城作過五年行政長，深得民心，後被盛氏捕押，三十三年冬出獄，他到塔城後曾親赴各處，有許多哈族頭目人拉着他哭訴：「我們沒有自衛的能力，土匪來搶我們，我們不從他們，財產、生命都有危險，他們去後，我們還願作良民，可是人們都拿我們當贖子。我們都是有妻兒老小的，難道不願過太平日子跟土匪跑麼？難道我們不知道伊犁匪徒們的背景麼？請你轉達政府，救救我們吧！」這些話不是他們胡編造來欺騙趙氏，而是內心的話，可憐的呼籲。但當時政府以兵力所限，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那裏有變動即處去。到了七月中旬，塔城縣境內已有暴民二百餘，下旬漸增至五百。同時阿山吉木乃的暴民自多盟消後也陸續出松樹溝，寬德和豐東北的蒙政，福海縣的暴民從胡士布拉克東進，一部竟到達額敏附近，而烏什水地方來路不明的歸化暴民也時時擾亂于塔城近郊。另一方面，沙灣縣西北小拐地方的歸化民，以普尼察夫為首，于七月一日開始暴動，攻陷警局。二十一日繼續來駐軍收復，暴民等北竄，這時塔城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城市有識之士均知其行將不保。果然在七月十八日，暴民們迫近烏(蘇)塔公路，加以破壞。二十一日攻陷廟兒溝，汗三台(二)均係公路上之重要據點。二十二日沿公路南下，額敏駐軍二連立即逃竄。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匪將上述兩地規復，可是暴民們又出其後路。二十四日及佔了托里。額敏新派的援軍與前此的二連，均被阻截，無法進展，會師。從小拐北竄的歸化暴民頃時也乘機佔據了空虛。二十六日，老風口不守，伊阿暴民已得會合，乃趨攻額敏。這時額敏的險軍已經無幾，加上新自阿山歸來的押軍士兵也不足二百人，在暴民的猛烈砲火下，于二十八日展開了外圍戰，士兵奮勇抵抗，二十九日終不支陷落，漢民及公務人員多逃入學校內。暴民們進後曾略有殺戮，以後即將商民捕押，逼索金錢，公務人員與軍警也都被押于警察局內。特遇惡劣不堪，壯年人時常被叫出去修築從額敏地紅柳池的汽車路，多有死亡，一直和平談判成功，機降糧食回進化，可是死的已經不少了。

額敏陷落後，塔城已孤懸無援，專員平戎與各機關人員軍官，部份民衆等逃往額敏，事在七月三十一日，未定掉的漢民多數犧牲了，尤其是公務員，受害最烈。

塔城與暴民合流。六月間，政府也看到了該區的危險，曾派宣揚委員會的趙劍峯與長前廷宜慰。趙氏過去在塔城作過五年行政長，深得民心，後被盛氏捕押，三十三年冬出獄，他到塔城後曾親赴各處，有許多哈族頭目人拉着他哭訴：「我們沒有自衛的能力，土匪來搶我們，我們不從他們，財產、生命都有危險，他們去後，我們還願作良民，可是人們都拿我們當贖子。我們都是有妻兒老小的，難道不願過太平日子跟土匪跑麼？難道我們不知道伊犁匪徒們的背景麼？請你轉達政府，救救我們吧！」這些話不是他們胡編造來欺騙趙氏，而是內心的話，可憐的呼籲。但當時政府以兵力所限，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那裏有變動即處去。到了七月中旬，塔城縣境內已有暴民二百餘，下旬漸增至五百。同時阿山吉木乃的暴民自多盟消後也陸續出松樹溝，寬德和豐東北的蒙政，福海縣的暴民從胡士布拉克東進，一部竟到達額敏附近，而烏什水地方來路不明的歸化暴民也時時擾亂于塔城近郊。另一方面，沙灣縣西北小拐地方的歸化民，以普尼察夫為首，于七月一日開始暴動，攻陷警局。二十一日繼續來駐軍收復，暴民等北竄，這時塔城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城市有識之士均知其行將不保。果然在七月十八日，暴民們迫近烏(蘇)塔公路，加以破壞。二十一日攻陷廟兒溝，汗三台(二)均係公路上之重要據點。二十二日沿公路南下，額敏駐軍二連立即逃竄。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匪將上述兩地規復，可是暴民們又出其後路。二十四日及佔了托里。額敏新派的援軍與前此的二連，均被阻截，無法進展，會師。從小拐北竄的歸化暴民頃時也乘機佔據了空虛。二十六日，老風口不守，伊阿暴民已得會合，乃趨攻額敏。這時額敏的險軍已經無幾，加上新自阿山歸來的押軍士兵也不足二百人，在暴民的猛烈砲火下，于二十八日展開了外圍戰，士兵奮勇抵抗，二十九日終不支陷落，漢民及公務人員多逃入學校內。暴民們進後曾略有殺戮，以後即將商民捕押，逼索金錢，公務人員與軍警也都被押于警察局內。特遇惡劣不堪，壯年人時常被叫出去修築從額敏地紅柳池的汽車路，多有死亡，一直和平談判成功，機降糧食回進化，可是死的已經不少了。

額敏陷落後，塔城已孤懸無援，專員平戎與各機關人員軍官，部份民衆等逃往額敏，事在七月三十一日，未定掉的漢民多數犧牲了，尤其是公務員，受害最烈。



下，士兵二名，民衆六名被炸斃命。同時民衆千餘名首先東竄。五日暴民進至五道橋，又×四反攻，奪回山砲一門。六日戰愈激烈，我們的英勇高射機槍手，在城門上掃射敵人。七日敵機再來，低空投彈並行掃射，守衛普開的××團幾乎全部犧牲。但是暴民們的損失較我嚴重，幾乎有兩千餘人都被我們解決了。七日晚全城起火，我兩翼新兵潰散，暴民們乘機攻佔了市中心的砲壘。守軍八日撤至三道河子。九日以後陸續集結援來。烏城十分之八已成了瓦礫。

烏蘇東南獨山子石油廠，本就有保安兵防守，自三十四年夏即屢被暴民襲擊。七月初，其南部之八營調，承化寺且曾一度為暴民所襲。當烏城危急時，石油廠人員與守軍逃散往安集海。暴民乘勝東進，十二日佔安集海，十三日佔三道河子，拘至瑪納斯河西岸。

沙灣縣軍政當局因為三道河子已失，饑饉風聲，不敢再留，九月十四日便退還出，居民們扶老攜幼，有的以牛代步，逃往羅來，十七日暴民始入據該縣衙，未曾走的漢民，被殺的尙不太多，可是財產都損失了。

這樣，截至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塔城區全部淪陷。迪化民心驚駭，有貽資產的人都買車東去。一時舊貨市場的馬市擠滿了叫賣衣物的人，甚

# 南疆的動盪

## （新疆變亂記略之四）

在這一新的變亂中，和過去歷次不同的，過去是火立即燎原，尤其是南疆的維民，在暴動中都佔着主要角色。可是這一次無論伊僑的宣傳與武裝如何深入焉耆、阿克蘇、喀什三區，無論當地的駐軍如何不足，可是南疆的土著老百姓却未曾動搖，未曾揚竿應變。這個現象說明了人心向在中國，尙希冀着南疆能挽救他們脫離苦難，而盛世時期南疆十餘萬同胞所統的直也在鼓勵着他們，無論中國怎樣尙未到建民主，總比掙脫它受別人統治強一些，而南疆老百姓的這種覺悟，也于此可見了。

所謂南疆，以前一共包括焉耆、阿克蘇、喀什、和闐、盛氏時期又分莎車、葉城、麥蓋提、澤普、蒲欒五縣，建置了莎車區，（事在

至于若干機關首長的太太小姐們，坐滑馬車把衣物拉去，親自在野裏兜售，這還算好的。尙有的趁火打劫，混水換魚，不分公私親友，盡量搶奪私囊，好像大難已臨，聚斂盡囊。那時筆者每夜更靜後，高着一步步槍，獨步南探與南探後街，仰觀明月在空中，念及先民通過這數千里冰水草無人煙的戈壁，爲國家民族謀生存，開闢保護領土的不易，更意識到新疆人民，尤其是維族同胞，在這等緊要情況下，于省垣而無並無何種異動，眞眞可以嘉勉，而這良機與吳主席，竟承受着前人遺下的苦果，身心交困，不整槍發款絕。大河河山，弄到這地步天地，人民們流着無辜的血，「是誰之罪歟？」

最近塔城難民已陸續來歸，逃往蘇聯避難的官民，也悉數方保返入我領。可是難民傳來，許多官民于入塔後都被殺了。區警察局局長梁明秋，團長李振聲，教育局長克當雷……這些國家民族意識堅強的人，都已遇害。只有專員手改，這位只知享樂的人，還活着。暴民們的舉動總不是偶然的。這件事發生于本年九月，副主席阿和賈提這時地前往調查，亂世的中華兒女，難免保身呢？

二十九年），竟陸續增建了許多新縣，故在今日已有五個行政區，三十五個縣，三個政治局，人口總計二、七五二、九九一名。維族佔二、六五一、六五六名，而積約等于整個東北九省。物產豐富，氣候較潤，而歷經我漢、唐、清時代的開發，農田數量亦頗可觀，計（單位平方市畝三十二年統計）：

喀什區	二、五〇一、五三一	阿克蘇區	四、四〇二、一七三
和闐區	二、六九三、七〇一	焉耆區	六六七、四四八
莎車區	二、七三五、七二四	總計	一三、〇〇〇、五七七

農產品也很豐，計：

(單位市石，百分比係表示在全疆總產額基內所佔之百分比，卅二年統計)

類別	小麥	糜	穀	高粱	梁	玉蜀黍	合	計	百分比
喀什區	四一八、四一四	六〇、八六六	三八、五八二	五、四四一	一四二、〇九〇	一五三、七七四	八五九、一六七	一五、六	
阿克蘇區	七一四、三七一	二二九、九〇九	一〇、七六一	五〇〇	四一九、八三一	一、三七五、三七二	二五、一		
和賓區	三八三、二二四	二一、五八〇	一〇二	七五、一一五	五二一、一四三	一、〇〇一、一六四	一八、二		
焉耆區	一一九、一一〇	一〇七、八三一	一、七一〇	一六	二〇〇	一八八、九七〇	四二七、八三七	七、七八	
莎車區	三一七、九五九	一三九、三七〇	三四	二〇六	四一九、一七八	八七六、七四七	一五、九四		

就上表所列，南疆的農產品佔全疆總產量的百分之八二、五七。至於織造織藏亦豐，才富于金、鐵、鉛、銅及玉石等，人民用土法經營的各種，每年有相當適量的收穫。盛民主新後，陸續于南疆各地創設手工業工廠，由各土產分公司經營，如製絲、綉綉紡織與彩染、土布、毛織物，均有進步；洛浦的毛氈、綉氈，且已聞名世界。此種手工業在蘇德戰爭後，因蘇貨斷絕，更有充足發展。至于水菓，質良產豐，膾炙人口。如果我們能保障它的和平，在政治上把握住民心，確可為建國的基礎。

在盛民主新的初期，馬仲英個人與少數黨僚(多係中共脫黨分子)，逃往蘇聯，把他的部屬交給馬虎山帶往和賓，割據邊境外的江南，時在二十三年的秋初。二十四年盛氏與馬虎山數度交換意見，二十五年，三十六師(即馬部)派員前往蘇聯請示，住彼地的馬仲英，最後省和兩方，訂定了和平條款。省方派去了鄧義鈞(共產黨員)作行政長，並委三十六師之羣僚蘇氏(中共脫黨份子)作副行政長，同時通電全疆，不允許再為馬仲英為區。可是當時南疆情形，非常複雜。和賓雖和，盛氏終以其為異己。

喀什有第六師，師長麻木提是過去與南主席和加尼牙孜共同暴動的伙件，他的部屬，多數係維族人，因為思想保守，對盛氏的政策，頗懷疑慮。警備司令劉斌，是東北義勇軍的將領之一，基督教徒，長於口給。盛氏對這些人都不放心。而阿克蘇，庫車所駐的熱化軍，盛氏也引以為心腹之患。二十六年四月初，麻木提率所屬士兵一部，逃亡莎車，轉往印度，和賓方面請電請政府，撥派麻木提部，迅速由皮山到達了喀什，攻佔回城。回城中的區公安局局長淡的爾阿吉于洗獄之後，逃往漢城。一時南疆烽火四燃。馬虎山部是久經戰陣的勁旅，留住和賓時又休養補充訓練，所以不到兩月就逼近了阿克蘇，且聞道包圍庫車，省軍全部出動，連軍官學校

的學生隊都到前防去，可是只能截阻馬虎山部前進，而不克進展。一直到秋季，始由基爾吉斯團，出烏什，趨巴楚，且進攻和賓北部，馬虎山的部隊繼由馬生貴族長等請降，馬虎山本人逃往印度。

盛氏深切了解南疆在歷史上常為亂源發動的所在，乃利用這一次的軍事勝利，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與屠殺。阿克蘇，喀什，和賓三區的軍政最高首長全被逮捕。投降的三十六師部屬自馬生貴以下，連同士兵二千餘名，掃數被秘密屠殺了。倖免的為數無幾(到三十年也都被捕押)。而基爾吉斯團的手在莎車，在和賓，在阿克蘇擊斃成成千成萬人的血，不只是維民，漢人公孫以當時在喀什等地被逮捕的，除了二三名，也統統被活埋。在莎略間的黑殺戈壁。這裏且講一個短故事。二十六年喀什郵局長XX被屠殺後，他的妻子流落喀什漢城。解圍後，代理警備司令將有芬限她二十四小時離城。當時匪尚未清，這個孤孀先把孩子毒死，隨後自己也服毒斃命。從這時，南疆的恐怖氣氛正和北疆一樣，幾乎使人民窒息。當然盛氏有其個人的擔心與理由，可是他自己擺的陣，自己再來破，若干人的生命財產都被犧牲了。然而南疆的老百姓仍在忍耐着。我們且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安管理處呈奉盛氏的整頓南疆意見書內所列的幾句話：

「……公安局逮捕人犯，漫無限制，任何公安局的職員都能擅自押人……現在統計阿克蘇區局押犯三百餘名，喀什區局局押犯三百餘名，和賓區局押犯百有餘名，這些人犯逮捕時雖有呈請核准者，大半都係區局擅自逮捕者，至於拘捕釋放，或用刑拷死，或殘廢者更不知凡幾。此種被押人犯要不法清理，影響所及，不知伊於胡底……」

連盛氏的特工機關本身都不不作此語，可見南疆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當盛氏歸命中央後，三十二年梁寒操部長曾往南疆視察，但是他



不解維新，左右前後都被特工包圍着，人民以為活佛則索，請願者到處皆是妻父親，討兒子，妻財產，經過翻譯一翻，都不知翻到那裏去了。及盛氏去職，南疆人民真以為地獄生活從此可告一段落，所以實際上雖未見到若何改善，但言語行動較過去自由多了。他們回憶着基爾吉斯團的軼事

回憶着揚新時代的優閑富庶，他們不願作任何政治上的爭執，只冀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不改變他們的習慣信仰也就够了。所以經過伊寧事變的刺激，伊僑的宣傳，甚至於伊僑暴民的罵人，都未能引起他們響應。然而我們對南疆前途則不能因此而無視。

二十三年伊寧發生後，偽政府立刻組成部隊，由特克斯通馬署的山間曲道十二月進入了焉耆西北部和喀喇的巴達布克。這裏本來設有警局，因為大雪過大及警力單薄，已隨同特克斯退下的官警撤回。暴民們便以此據點為據守的根據地。焉耆軍警局曾幾度派人前往恢復，均被暴民擊回。和靖、和碩都是土爾其特蒙民的牧地，該部的漢王滿楚克扎布被盛氏於二十六年冬捕押，通過七年多的禁錮生活，三十三年冬釋出，但是精力已虧，由某夫人為該部代理王位，親自到焉耆宣佈，並組織了蒙古自衛隊。四月九日暴民突襲巴音和碩，自衛隊全部被俘，經伊方訓練，當作攻我的肉彈。五月下旬，伊暴民出哈爾乃小提，與駐軍激戰，全連官兵生還者不過十餘人。八月暴民入阿拉溝，東侵入迪化區的托克遜境，越我官場，幸經駐軍擊退，當局察察落後，伊僑蒙族團長戈立登率二百五十人（內五十名為歸化軍），帶機槍二挺進犯和靖縣北的烏瓦門，駐軍奮勇反擊，暴民退平大坂。九月二十三暴民六百由歸化人率領，附有小鋼炮十餘門，輕重機槍十餘挺，趨和靖縣西南二十里的茶汗島蘇，打算直向焉耆縣城。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間，戰況激烈。二十六日，雙方肉搏六次。二十九日暴民給不支退去。我黨暴民中的歸化人偽團長一名，我連長張心秋也壯烈地犧牲了。暴民們的前鋒都是被迫附從或捕去的當地蒙民，每人拿着兩顆手榴彈，迫近我軍。這些赤子，因為死亡所迫，而不得不在火線上悲痛地不自願地斷送其性命。伊僑的目的本在從焉耆北部突出托克遜，或沿和靖城開都河沿焉耆，以截斷我南疆交通。終因駐軍沉着應敵，暴民仍未得逞。自去歲十月以後，再沒有什麼大的變故。但巴達布克地方，仍為伊方暴民佔有。

伊方的第二條侵南疆路線，仍舊以特克斯為基地，一股攻我庫車北二百里的黑鷹山，企圖直下庫車，一股企圖通過冰大坂，直下阿克蘇。但後者途途險要，在三十四年三月與五月間，曾數度來襲，均被我守軍擊退。前者道路較易。六月二十七日，暴民千餘附重武備，由庫車東北之險隘鐵力

實提大坂。七月上旬，經庫軍駐軍兩路反攻收復。八月三日又來，激戰兩日，互有傷亡，暴民紆紆至中口子，陷黑鷹山，東口亦失，鐵力買提大坂再度不守。十四日拂曉，暴民數百忽竄至拜城近郊，八時攻入衙市，當地無城可守，人民四逃，縣長退至卡湖其。十九日，經庫軍駐軍挺進收復，然城市已多被破壞。銀定的暴民，脅當地維民西竄到溫宿縣西北二百五十里的克孜爾布拉克，襲冰火坂守軍，駐阿的××團派兵馳援，趕到山口，與暴民遭遇，展開激戰。同時伊方又派暴民五百下察爾其，十九日與拜城潰出之暴民會合，自後方攻冰火坂。二十三日陷克絡峽，連長李學鈞陣亡，公富岩自殺。二十六日冰火坂棄守，暴民的聲勢日大。九月二日再陷拜城。三日溫宿近郊，槍聲四起，六日溫宿縣不保，駐軍數百名集中阿克蘇城，和三四千暴民展開了攻守戰。從九月七日至十一日，阿城被包圍在強烈的炮火裏。可是城內治安如常，軍、警民素協合一心，未曾恐怖。十二日晚駐軍且開城夜襲，激戰七小時，將暴民擊潰，獲迫擊炮三門，輕機一挺，阿克蘇圍解，溫宿亦復。到了九月二十三日，暴民又從東北兩方擁來一千五百餘名，附輕重迫擊炮八門，首先圍攻溫宿，溫宿再度淪失。當夜喚重圍阿克蘇，向城內開炮三百餘發，駐軍依然沉着應戰。二十五日竟日狂攻，城內落砲彈六百餘。此時正是迪市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是阿克蘇軍民，死裏求生，一點也沒有動搖。伊方爲了完成在南疆的軍事計劃，且派僑內政部長阿巴索夫前來。二十六日暴民以雲梯爬城，有的已到達城頭，但是均被守城的軍民擊落了。暴民除了圍攻之外，且於庫阿間的佈置防務，以便截我援軍。守阿城的趙漢奇團長，知道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一擲，十月六日將軍，警民部署完善，分兩路潛行下城，進擊北疆暴民部隊及西北角的暴民指揮部。血戰四小時，白刃衝殺，三千多暴民在百餘名軍民的奮不顧身下，開始潰退了，擄獲的戰利品頗多，且獲有無線電音。同日晚再夜溫宿，乘勝進擊，暴民們節節潰退。庫軍駐軍此時亦向西向，十三日再復拜城，庫阿軍會師，二十一日收復克絡峽，暴民退回伊境，庫軍北部的各要隘也次第規復了。總之，阿克蘇的防守戰之勝負，有關當時全疆整個局勢的安危，如果沒有忠勇的軍民，難此殊功，今日的新疆恐怕連現在的局而也不會有。我們還得特別提告讀者的是，守阿城的××團十兵中，多數是維族青年，他們很忠誠、英勇。

伊方第三條的發南疆路線——也可以說不是路線，而是計劃着在喀什當地煽起暴動。當三十三年伊軍緊急時，莎軍既的西部補整已經不安了。蒲楚是帕米爾高原下的一個小縣，人口只有一八、四九一名，內塔吉克族佔七、四一八，基爾吉斯族佔八、三九八，維族佔二、五五一，漢族只有一二四。外塔蘇聯、阿富汗、向內通喀什、英吉沙、莎車、葉城等處。但都係山道，只可馬行，或利用毛牛翻山。就地區看，蒲楚縣內尚有一大塊土地是我國的領土，實際上早已是外卡的所在了。另一方面，當地的基爾吉斯人係逃民（在南疆的基爾吉斯族十分之八均係逃民，內中且有許多是二十六年南疆參戰的基爾吉斯的退伍士兵），塔吉克族（新省只有蒲楚有此族人，他們散在各地的很少，迪化有一名塔吉克人在軍官學校讀書）貧困潦倒發展。但因為地方形勢重要，沿蒲——線如布倫口、蘇巴什、大有火，明鐵克駐有卡兵，蒲楚且有保安分隊與警隊。不過每個卡上的守兵多得不濟，如布倫口那樣重要的隘口，只駐有保安隊兵五名，因道路艱難給養的困難，政府固然也有其不得已，但就三十年來新疆的邊防情況來講，建設毫無，徒具形式，也就再不必諱了。三十三年十月三日夜十一時，忽來匪徒三十餘名，隨蘇巴什警所。燒掠後，據三日退去。其另股於二日陷塔吉克，散反官軍軍，且有進攻蒲楚的動向，因塔吉克軍出動，匪於七日退去。三十四年八月二

威世才用以驅逐南疆  
馬仲英部之歸化軍



ئەۋلاد گۈرۈپپىسى

www.ewlat.org

www.uygurkitap.com

十二日隨匪七十餘名，攜機鎗，驅迫擊砲二門，由潘卡塔及隨備口。同日晨五時又有騎匪三五〇名猛攻潘擊砲，城內落砲彈百餘發，下午八時不守。匪人是有計劃地在沿邊發動，蘇巴什、塔哈滿、大布大、明鐵克等處卡在同一日相被多數騎匪攻佔。八月二十七日匪軍續進，駐軍退七里公貝子，九日續退阿克塔拉，再乘和什拉甫。這條艱險的山路，正是通向喀什區南部要地英吉沙的。當時喀、莎、和三區駐軍只有四團，而且兵額不足，各縣的治安都頗警察維持。匪人的配備精良。九月十六日倭依格孜牙，英吉沙已形危險。九月十九日，××師××團團長賈福輝率兵三連反攻，獲大捷，匪團長比爾扎爾夫，副團長烏拉夫皆被我擊斃。我團長委賈福輝亦壯烈犧牲。這一場惡戰，算得喀、莎、和三區的局面安定下去。匪人在蒲楚組成了南疆區司令部，雲向當地人民徵壯丁，馬西、給養，並四出搶掠，一直到九月末，英吉沙又數度危急。最後經××團團長賈福輝發生事變，恢復了依格孜牙，獲高射砲二門，其他戰利品甚多，並於死匪身內搜得歐文指揮日記一冊。匪人的計不得售，乃攻攻莎區。在三十四年一月二日，省城和平談判簽字的那一天，匪軍攻陷了葉城，四口陷澤普，北圖莎軍，

# 和平談判及其後

(新疆變亂記略之五)

東向皮山，南疆又陷於危境，省保安司令部立派高壽李廷唐率兵往援，當時駐軍與此援軍會合，二月初將葉、澤、三縣收復，地方已多被破壞，人民財產，損失頗多。一直到現在止，蒲楚一帶依然為匪人所佔，人民受患最深，因為他們給帶來的不是解放，民主，而是徵款，搶劫，專橫。雖然在和平談判時伊方稱這些匪人為他們一系，但是他們並不聽伊偽指揮，而且發動諸事變的，均不是當地土著，所以這裏稱他們為匪。

總之南疆在這一變亂中，還算保持得最好，較起北疆之淪陷三區，相去不啻天壤。這固然由當地駐軍與警察之英勇奮戰，但主要的還在人心未失。從政邊疆的人，記住這一點，保障這一點吧！中國政治的優點在仁和寬厚，天時，地利均不若人和，世界歷史的教訓也證明了這個見地的正確與遠大。控制，壓迫，改組，只能獲得一時的效果，連像揭揚新那樣的誦讀政治家，現在去思尚存民間。可見只要使南疆人民能稍自由地吸口空氣，有和平，有飯吃，他們也就够了。當然從政者還應該引導人民，走上民主，和平，統一，團結的大道，但是當前的急務還在如何安定他們的生活。

在三十四年九月初烏蘇陷落後，綏來立告危急，當地人民棄產險被逃，秩序大亂。同時迪哈公路上也時生匪警，眼看大局行將不保。可是暴民的目的在當時並不在攻取迪化，北疆的沿邊三區既被他們擄去，財富既被他們擄光，自然用不着冒大不韙攻取省城了。同時烏蘇城的一戰，他們已經嘗到了苦頭。南疆各地又終未得手，乃轉而以伊、塔、阿三區為根據地，作政治的爭取了。

和平談判是由伊方提出的。他們陳述意見的主點是：這一次暴動目的並不在脫離中國，而只是要求自治。他們願意代表米迪化當當局，商討善後的方法。中央很體諒邊民的疾苦，尤其不願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中央自始至終，便未曾以武力來解決擴大了的伊變。因為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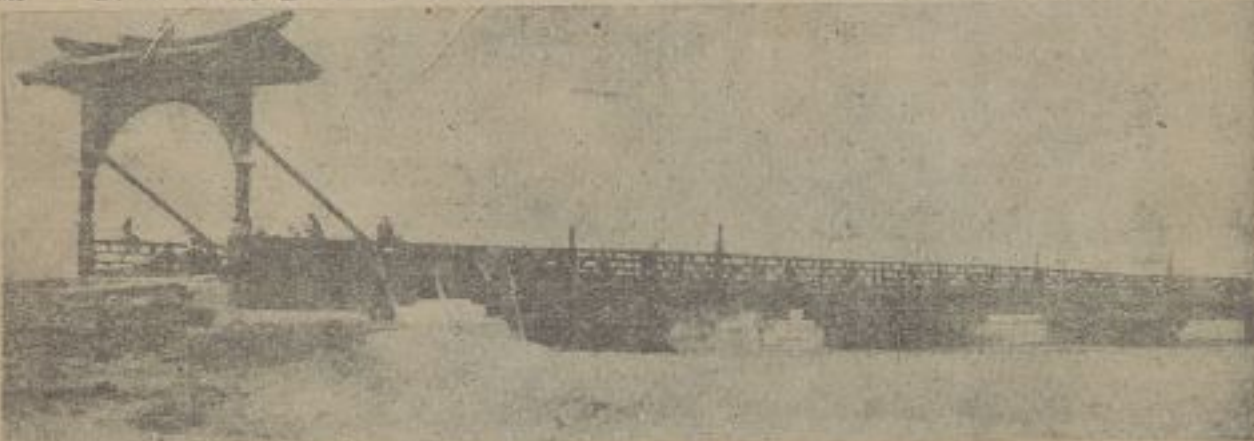
對暴民作戰，我軍都是處于被動的，從未用飛機去助戰。這種作風，也許有若干人不同意，但是中國政治的不為已甚終有一天會使人懷思的。——所以決定派張部長治中來迪，處理這個問題。這個消息傳出後，迪化人民的心略得些鬆緩。綏來前方的戰事也漸轉入沉寂。南方隔河相峙，各佈工事，沒有較大的接觸。三十四年十月二日，伊方代表賴希木江（三十餘歲的塔爾其族，原係伊犁商人，頗幹練，通俄語，是個文化人），阿和買提（四十歲的塔爾其族，原亦係商人，思想「前進」，二十六年被盛前政府捕押，在獄七年餘，備嘗辛苦，三十三年秋釋出，學識頗豐，通俄文語，人亦幹練），阿布都哈依爾吐烈（五十餘歲的哈族，牧民，無何知識），等三人乘汽車到綏，由我駐軍保護，並經省府派代表錢棟榮往迎，當日抵

迪，住特別招待處。他們都穿著草綠色軍服，配着月星肩章，與月星勳章，自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代表，態度異常高傲。吾爾都木部長致詞，張部長很誠懇地對他們宣示了中央意旨及對邊民的關切，舉許多實例，並說明了中央保障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所有這些談話都極感動人，都不是空泛的政治宣傳。代表們漸漸地在言語上，在態度上，開始好轉。在某次張部長的招待宴上，張部長把新疆歷史作了個簡括回溯。這篇講話充滿了真摯熱情與誠摯。可是代表們的講話也很動人。他們說：「我們友好的家人，晚飯很快樂地在一起吃，可是夜裏也許父親或兒子，也許父親同兒子被政府叫去了，從此我們再不會相逢了，財產也統統沒收了。從溫暖的屋子裏被扔出來的女人孩子們憑着什麼活呢？政府還把她們發配他地，多少家庭破碎了。試問這樣的生活，誰能長此忍受呢！……」歷史的錯誤，在新的局面下，大家于追溯之後，已不再談了。可是解決問題，中央已經作許多讓步，但雙方相去，仍然復遠。十月二十二日，代表們攜着中央提案返伊。十一月十三日，依舊是那三個代表，乘中蘇民航機，由伊飛迪，提出彼等對中央提案的意見。內中充滿着非分要求，無非要求脫離中國。但是張部長在核對新疆大局，凡可以由于容納的，都容納了。雙方意見，漸趨一致。二十七日，代表等再返伊犁。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們三度飛迪。一般人以為馬上可以作和平簽定了。可是他們又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往返周折，談判幾至破裂。在這裏我們深佩張部長的容忍精神，因為在目前國內外情勢下，在數千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新疆的歷史積因下，政府不寬忍是找不到出路的。在當時有許多人反對張部長的作風，當然若是站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立場上，好像我們太寬了，好像我們太讓步了。（這個談判中的討價還價經過非常複雜，從最初的中央提案到本年一月最後簽字，中央是一貫地容忍讓步。中央提案中所列，到最後幾全部改易，此中詳情，因為篇幅及種種原因所限，此地不談），但新維能有今日的和乎，能達到那樣不安的局勢，是張部長的遠大胸懷與東方政治家的作風爭取來的。歷史事件要待歷史去批評，一般俗見是不足以決定成敗的。

三十五年一月二日舉行了協議簽字，地點在新大樓。新大樓是盛前督

那。盛先生坐在那裏計劃並執行他的政略。盛先生的果決，機警與處理政務的才幹，親測事局的眼光，識別個性的智慧，運用人才的手腕，在近三十年的中國政場裏是很少的。但是他的寶座在今天竟作了解決他十年「政績」的場所，既為他自己始料所未及，且亦令我們感到人事滄桑與聰明，誠謂在政治上之不可持。協議簽定的內容計主文十一條，附件二項：主文中可分幾點：

一、政府給予人民以選舉行政官吏之選舉權。其程序為，事件解決三個月內各縣人民選舉縣參議員，成立縣參議會，縣參議會選舉縣長，副縣長。至縣政府科長以上人員，由縣長保薦，送請縣參議會核定。區行政督察專員，由當地人民保薦，呈請政府核定。縣參議會成立後依法選舉省參議會，省參議會代表人民之公議，監督和協助省政府命令。



燒現橋西仍屬事變區) 綏來西大橋(政府軍與民隊伍曾在以此相持，該橋已

ئۇلاد گۈزۈپىسى

www.ewlat.org

www.uygurkitap.com

ئۇيغۇرچە ماقالە، قەدىمىي ئەسەر ۋە قوليازما لار ئامبىرى

二、政府給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在國家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內文書用國文與回文。  
 四、在小學中學用本族文字教授，但中學以國語為必修科，大學以教學需要，用國文和本族文字。  
 五、政府准予民族文化藝術自由發展。  
 六、政府准予出版集會，言論之自由。  
 七、政府根據人民之生產力並視其力量規定其稅率，人民認明稅款助政府經濟上之需要，自當負擔，但以不妨礙人民之生活，經濟之發展為原則。

八、政府給予商民與對內外貿易自由，但對外貿易商民須遵守中外商約之規定。  
 九、准予組織民族部隊，此項部隊之補充，以回教徒為原則，此項部隊照國軍重新改編。  
 十、新疆省政府組織中由中央政府擴充為二十五名委員，其中由中央直接任命者十名，其餘委員十五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由中央直接選定之委員十人中包括省主席，秘書長，民政廳長，財政廳長，社會廳長，教育廳副廳長，建設廳副廳長，衛生廳副廳長及委員二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之委員十五名中包括省副主席二人，副秘書長二人，民政廳副廳長，教育廳廳長，建設廳廳長，衛生廳廳長，財政廳副廳長，社會廳副廳長及委員八人。

十一、事變至現在方雙捕獲人士，事件解決後十天以內互相解釋，今後雙方保證不得加以歧視。附件一是關於省選（地方選舉的）選出的方法，即事變區與非事變區選出的省選之職務分配。附件二是問題的中心，即在此大簽定中亦未解決，是關於民族部隊的問題。代表等于一月十日再飛伊請示。

從一月以後，伊方消息沉寂，張部長也返回重慶。緞米前方，小有接濟。南疆喀什二區匪人蠢動，經省軍制止住（見前），大局又呈現動搖。一直到四月，那三位代表才四度飛迪。從四月二十六日謁見再來新省的張部長，中間經過許多周折，尤其是關於軍事問題，磋商到六月，始告妥協。代表賴希木江再飛返伊犁，談數日同前由民保去阿山專員高伯玉及高級軍人二名返迪，再行交換意見，新省局勢事變問題，至此始正式告一結束。軍事小組亦出發發來。七月十五日在省召開慶祝和平大會，同時舉行新省委就職典禮，由于右任院長監誓。這固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是在西北行營（前督辦公署）門前的廣場舉行的。這個廣場也是國內若干省份省最高機關門前所無的，是盛先生留給我們的。新疆在盛世時期，羣衆大會是政

府的手好戲。其規模，和立，秩序，參加者的情緒（雖然被強迫的）都不是內地所能望其項背。這次的和平大會，未曾參加過盛世時期市民大會的人，尚感到很隆重，熱鬧，但是經過盛世政治洗禮的人，只感到它的寒酸，沒有秩序。可是當阿和買提副主席高喊「祝瑪」一（註）開始他的演講時，參與的回教同胞，其興奮是難以筆墨形容的。

新政府的陣容：主席張治中將軍，副主席阿和買提（伊代表），總辦漢（塔塔爾族，智識甚豐，通國文國語並通英、俄、德等語文，在新從政多年，二十六年于土產公司經理任內被捕。三十三年冬釋出，任迪化區專員），秘書長劉孟純，副秘書長阿巴索夫（維族，伊偽內政部長），沙力士（哈族，哈柯文化委員會主委），民政廳長王會善，副廳長賴希木江（伊代表），財政廳長盧耀文（未在），副廳長馬廷樞（回族，鄯善富戶），教育廳長賽福鼎（伊偽教育部長，維族），副廳長蔡忠賢（新疆人），建設廳長伊敏（維族，在重慶多年，富于歷史知識，曾遊學近東各地），副廳長顧謙吉，社會廳長趙劍峯，副廳長蘭德尼（蒙族），衛生廳長達列果汗（哈族，阿山民軍首領，未來參加）……

在這個期間，政治犯開釋了。實際上自從吳忠信主席蒞新之後，並未因政治事件捕過若干人。只在三十四年五月間，因某暗殺案逮捕了五十餘名，陸續開釋。迄本年六月，只餘二十名名要犯。餘者若干陰謀組織政府，雖取得證據，均未逮捕。最大限度，不超出當事機關傳來加以警告吧了。此外尚有盛世時期押押的人犯百餘名，（在吳主席蒞新時，僅在迪化有政治犯二千餘名，其中最久者有二十六七年押犯百餘名），均經開釋，餘下的百餘名是因為有特種關係的人犯，但是在此時也全數釋放了。維、哈等族人士，在此際不免有些鬆弛，但幾十年來的高壓，一朝得有自由，出乎正常的舉動。也是人情之常，因此政府均曲予容忍，示以寬大。當時有幾件轟動一時的事件，如某航空員在迪化南樓被暗殺，維族流氓劫掠與漢民結婚的回教女同胞等，但前者案尚未破，暗殺者究竟是維民抑或漢人，因爭風吃醋下此毒手，尚未可知。後者是流氓們的搗亂，即伊方委員阿巴索夫也力表反對，早經平息。接着政府宣佈了施政綱領，這個綱領可以說是在中國其他省份所無的民主政綱，當然要將將來執行如何，再能論評。總之，張主席是抱着最大決心來洗刷千百年新疆土地上的積垢，爭取動搖的人心，並力謀中蘇關係的親善的。

伊方的目的是維持伊犁，阿三區的半超越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進一步的爭取。所以他們要求教育及經濟。省貿易公司改為企業公司，但終不能取消。選舉進行中他們已分遣人員，到各屬廣散宣傳品。新疆（下轉第六頁）

#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號掛報電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大門大廈二樓

###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	各色斜紋
各色細布	各色卡旗
各色光斜	各色洋紗
海昌藍布	法西襯布
標準色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路二四一〇至七九號 電話七三四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一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專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

####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一百六十元
3. 航平 三百一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費方法！

凡欲更改寄費方法者，請速來信，並註明定單號碼！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www.ewlat.org

www.uyghurkitap.com

ئۇيغۇرچە ماقالە، فەدىسى ئىسەر ۋە فوليارمىلار ئامبىرى